

元文類

卷四十九

之五十二



元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

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
罪吾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
升菽夫人春蓬稗爲糧芼藜苒爲菹活之荒歲旣

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
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 今皇太子講讀薦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庶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
高逸民自佐特汪忠烈公姑宿兵利州扼四川於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
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屋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

未從南征至鄆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
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
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

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
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
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
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剔民賊裁婚壻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
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
嚴鼓柝以警竒哀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施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
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
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
爲應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
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蠶七年會
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
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
獄服詞皆自以爲不寬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
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

又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
罪死觀者神之或乞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
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
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
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
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䟽溝澮其中假
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
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
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
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
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
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
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
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
者况復軍政不一詔警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
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
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
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
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
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
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
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
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
歸以爲重慶帥閻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此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吕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

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三人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揚懈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畧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

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輿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魏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

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鬼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

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實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轉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三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與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驪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尤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

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
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
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
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
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
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
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
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
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爲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爲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
視爲已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推結荷旃竭慝慕義三
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蓋成功於一介
賈星烏江馬革包軀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
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潛藩 聖皇非_之遜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

授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讐
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者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未羣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
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頽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又與頽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

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

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

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

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冶王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

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

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關戰忠獻公請

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

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
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
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
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
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
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肯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夫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
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
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請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常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
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日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
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
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
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
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
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

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總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規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

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
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
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
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教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雖忤之不顧也
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
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
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
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
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說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細明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之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者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且具奏上以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典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云主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古不慟幾墜馬下同列等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二不刺公奏曰先帝
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甚憐汝輒親

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
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
億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于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櫛輒思慕
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
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爲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
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
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
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
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
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
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
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款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然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
曰此故老也皆以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
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
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
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
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即真
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瑛次
適周倣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
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大德十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
狀

元文類卷第四十九

元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正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玉村經濠汜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灋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即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公又言嘗出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吐乃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歎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
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
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
晏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可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

九度太十七年新

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公同上奏曰臣等

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此與帝迎日推策帝堯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

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率次西漢造三

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

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

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六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

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巳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
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
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廿六二十五分為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云土元丁丑四月癸酉
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
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
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日度測日立術推筭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
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
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二
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
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
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
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
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
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
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
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
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
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
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
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等術勾股弧矢方
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
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
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

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
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
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橐公於是比次篇類整
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橐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六月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

畧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九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輓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

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坳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 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楛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

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
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
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
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
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
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分所爲儀但用天常赤
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
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
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
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
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
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
諸葛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
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
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
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
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
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
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篋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
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
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
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
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
亂保民壁鄒平縣之黌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
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
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覲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兗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為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露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恣率兵伐宋公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
之俾復王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欵附至陽羅
堡 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
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
其大舡名白鷁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
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
旗已樹矣 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
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
城自陷矣攻之登其俾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
破之城隨陷 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

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
皆全活 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為國有收
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
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
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
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
鄉司中統三年春李璿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
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
以為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為城國初以全
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甃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
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壇假都督之重
擁疆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壇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
章王文統故壇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
而壇獨以禦宋爲辭旣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覲壇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壇獨不喜其和奸欺臣

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壇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壇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壇用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
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壇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
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壇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壇且徵壇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壇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撥壇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秘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壇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
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
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壇
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
城周六十里圍之壇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
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迺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
戌壇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
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戒救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撥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

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父為燕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像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刺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之叛連謀于兀訥忽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昕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頑搆乱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立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嘗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讎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怒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北盛

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
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
不闕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
力討賊者吾有劔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了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囿故
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彘突之鋒而不忍死其
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
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
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
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克副

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資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
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諛聞附庶儔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第五十

元文類卷第五十一

元文類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碎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

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
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
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
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
以公權蕃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
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
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
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壤
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
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

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
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為次第之嗚呼
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主兵比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
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
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
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
備聞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
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
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
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
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術奉
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
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
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
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
其事為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
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

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
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維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
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負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
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竒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

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
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
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
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
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
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
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必假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心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涇州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擢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元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太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碎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譁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駟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

張耻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槍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鯨砥柱不棟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
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慕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叔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父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姐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

摧折稍取莊周列御示冠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節為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饜飲偶以緼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翻
或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歿子璋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雒州密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更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
衢彼責守間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
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
有捷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言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勸甚女日夜
悲泣謂醫者療之百方至到其股雜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問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
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六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矣
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癸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
女之死旬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判孝以婦
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
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昇銘以表之
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
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
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
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元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
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

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今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

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夫日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文二人皆幼以
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閩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
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
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宋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
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
豆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變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
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
之私瞭然曾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詖俯
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
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遷是時河朔為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
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衆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傑者後皆真擁椎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
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
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
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
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
公柔則當時開辟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
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
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
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
以女妻焉丁未授東廠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

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後爲易州特官制未
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
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
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
且簡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
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

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
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辟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
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

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望服衰釋杖叩
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墓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言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墓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元文粹卷五十一 十四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其官
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中書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寢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

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覲于上者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
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施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賅胥數背法之羣
駭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諤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瘡前倅今倅儁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

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士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愷慢
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徙徼填圉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輩搆桀橫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遠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貨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
錮諸圜越四日卽繫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卽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秦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衢寇盜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繇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
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旣良民卽自被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
必難劑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
守常瀕殆奉旨意公至唵嚙不敢出一語撓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殺縮冲漠權以
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剴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

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爲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傳稽籍贖思刊分忝我以諧雅
族既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徃徃迭至問焉劬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
契子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
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
時鉅夫容鄂誣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項余在
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
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
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
乃元帥賊殺不辜為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
赦以為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
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
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
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
生負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
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
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
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
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
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
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
與獠通以人爲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
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
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累臣以君爲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
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
民迎覬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卜日拜
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旣報命授連州知州
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是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愚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旣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九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搆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祿遂卒於驛舟明日歛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塋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訕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

豈第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洪認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利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

以歸塋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累遷為直學士公之為待講也言江南箕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為下臣執權斂政言訖公開門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沉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為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療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膺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與語耳受

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閩域以力行為致知首清簡為高沉默自秘皆東
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踈數翁訛其持家簡
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
為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
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
就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為可愧不獲老田

里為可謂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
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
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
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
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
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
之恪謹溫孫篤承天心維我 世祖明德造邦式
混區夏内外大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 天子復申命而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羸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
駑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壬人
隕蒐維 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
丘環麓茂一息以往際彼之豐維特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元文類卷第五十一

元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七明以武力再
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
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辦
疆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歷仕已存愛民利物
志事 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
居海中江華島 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貳服親
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
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
女有吾貨財感吾土疆吾是以捨術而完險誠出
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
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悽悽
之言歸聞之 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
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上以 天子之
使求貨來邪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
掠徙耳 上亦曰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
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

入掠自是完未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
伐宋從至關中留爲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殘
外供仗糧不擾而集 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韋狼頑渠酋龔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
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 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

邦人民上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 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
搞王猶屈岸海微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丘墟王廟子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慎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廼示怠弛袒一服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
士聽汝何為天 者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温惡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
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
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
陽猶未拔即授行省即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
有以凌驚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
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又親其人必實吾言
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
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
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鱸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為凌鷲者後顧為深

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又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空鞠之皆款服物則推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
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
徙就饒及可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
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
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數
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
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
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
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富今代包
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
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漭為巨浸廣負千
里冑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
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
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士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
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
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零纒
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雜財者戶
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
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山宗西蜀行
省宣使營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一適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華思齊後三年其季八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耆耆孰謂壽考以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維知林挈舟
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之仞餘招
麾兩王喉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爲臧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循其小小開封
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禍羅下岨竭其忠繇
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陸舞龍蛇
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
濟取置平地穴俾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既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顯
顯公哉人之騶虞彼饜婪婪橫目虎羆雖占循吏
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丘銘石道周以禠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述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氣焰烜烜燦入侍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
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躡級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為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
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省
掾都立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章在入口耳今賊國
臣不道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
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

莘而女年及矣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
壻其家自莘而唐繞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
事變之極徂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
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
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
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
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
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位之官長有不相
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
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可以有為
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
苗胄五世祖絢為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
秘書監為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將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高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皞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
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
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
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

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
也而其末元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
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年分
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百命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
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際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
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
竟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宋豈
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為者則以吾
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
卿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
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日勿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為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為四川
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胷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

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
訥齊以宏信愛必不誣親遂取筆之曰君喟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為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為有利為江南大
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
拍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抗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為者
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不避為況囊橐他盜願
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
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
為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傭直且與名以兵備歛者又所得為也
凡是數事今之制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歎

師盜歟觀天人觸法肆行微倖未露季人大語則
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燾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大安某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覲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頌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為提舉俄病廢死
德淵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為

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
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宵之心也惟哀而
允之燧曰凡今為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
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也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為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為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彘弟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
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其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為杆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
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焉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
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

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秦郎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印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
爲柳之錄事群盜竊賊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鬪屢劒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

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士父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音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即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續繼嚴訓厥子俾知

義自奉殊貶忘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已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迺棄塋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躡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陸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

之家嶮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文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 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榔西而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一首一過

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忤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推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為不易馴使而顧錄捨荏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軒放平衍為澮為川其澮潤不溥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

文有玉亭小稟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士父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音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即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嚴嚴訓厥子俾知

義自奉殊貶忘勤勘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已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迺棄塋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父踣躡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陸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

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激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嘗仕號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

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劬書諳律仕未顯
達賈志以歿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葬鼎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皎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
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
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
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鄱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
周氏以姨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
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
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
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
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
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
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
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
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子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子妹壻周筠來請銘筠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觀已嗚呼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業墳墓跋涉攀援百計下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翔鶩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散無編纂之勤每欲還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所豐者賢所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
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
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
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
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
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
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按示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隸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絕中表
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尊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輿之原以宗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塋于桃源鄉慈溪輿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其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
建康府事歸 聖朝同知郡武溫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桶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
瓘玠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桶生七日先
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桶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桶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
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鄞誰其高閔奕世相臣相臣女
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
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遘被
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官事
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
嫩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
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夭奚咎天生也無憾沒
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桶

翰林學士承旨贈太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

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塋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塋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楠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

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剗蠹弊更始選上丞相齊魯國公信從之爲始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績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

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
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
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抗首言宋三館圖
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
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通修閔子想復學田觴詠自娛
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
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
其爲文閑閎詠諷落筆纏屬不止於王言爲尙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邪居東平
始八世祖沔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卿妣杜氏臨沂郡
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
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
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
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
文迄全其墓厚德勅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
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

得二子士黜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
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
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
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元文類卷第五十二

